



## 竹林童趣

□罗大佳

到竹林里捉笋子虫，是童年最快乐的事情。故乡洪雅，童年时候果树很少，但每家农户周围却少不了几笼竹子。竹子大多是农人自己栽的，有的在房前，有的在房后，有的在房屋两侧，有的在菜园地边，有的在自留地的半山坡上。青绿色的竹子，给农家带来葱茏和生机。这些竹子大部分是慈竹和毛竹，也有极少部分是斑竹和苦竹。竹子四季常青，竹叶可以喂牛，但一般不割，割了竹子容易干枯。斑竹可以做鱼竿、罩杆、晾衣竿，也不可织凉席。苦竹主要打下竹笋，用于食用和药引。慈竹和毛竹可以用于建茅草房，做竹椅子，编背篼，打篱笆，做吹火筒。干枯的竹子和笋壳，是烧锅煮饭最好的燃料。总之，竹子的用途大着呢。竹子的害虫是笋子虫。笋子虫又名竹象，靠吮吸竹子的液汁长大。笋子虫椭圆的身材，褐色的背部，翅膀上有九条纵纹，黑色的头管细长细长的，如大象的鼻子可以转动。前足腿节有利刺，关节如镰刀状，有倒钩须子。笋子虫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飞翔力很强，飞翔时发出的“嗡嗡”声，有点像蜜蜂的声音。笋子虫是生长在竹林里的，它寄生于竹子尾部。冬天，它随泥土一起睡眠，夏天，当出土的竹笋渐渐长高的时候，笋子虫钻出来，附在笋节上，四肢抓紧竹笋，用它那细长的头管，钻进竹笋里吮吸竹子的液汁。

有的笋子虫更是不畏艰难，把头管钻进了竹子。六月，天气炎热，大人们在地里忙着干活。中午时分，我们这些小孩悄悄来到竹林里，一双眼睛在竹笋上转悠，寻找笋子虫。只见一只硕大的笋子虫趴在粗壮的竹笋上，一动不动，仿佛睡着了似的。待我们伸手出去捉住它时，它“嗡”地一声倏地飞走了。正在遗憾之际，忽然发现另外一只竹笋上，趴了两只笋子虫。我和一个小伙伴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同时伸手将它们从笋子上捉了下来。一只笋子虫抓得很紧，我将它从竹笋上分开时，笋子虫被扯得晃动了几下。被捉在手里的笋子虫并不甘心就擒，用它那锋利的爪子在我的手心抓了一下，我的手一抖，笋子虫掉到地上，接着张开翅膀，“嗡”的一声飞向竹林上空，我跳起来用手掌往空中一拍，想把它拍下来，但没有拍着。另一位小伙伴赶紧将他手里笋子虫的爪子掰掉，防止它用利爪袭击。听着那小小的“咔嚓”声，我感到有点惨不忍睹。别看笋子虫不大，但它的破坏力很强。有的竹笋会被它钻出很大的窟窿。被钻食过的竹笋，一般都会枯烂死掉，只能捡回家晒干后当柴烧。即使成年的竹子，有的也会被它钻出细小的洞来。被笋子虫钻出洞的竹子，哪怕那个洞只有针眼大，也会慢慢枯干。儿时去捉笋子虫，没有为竹子除害的想法，大人们也没有这样教育过我们。去捉笋子虫，主要是觉得它

是很好的玩伴和美味的食品。笋子虫出来活动，一般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。走进竹林，除了用眼睛去竹笋上寻找笋子虫，有时候还会细听头上“嗡嗡”的声音，循声望去，看到笋子虫在竹林间飞翔，飞累了停到竹叶上。待它停稳了，我们抱着竹子使劲一摇，笋子虫来不及张开翅膀，就被摇掉落到地上，我们立即将它捉在手里。有一次，我们发现一只笋子虫背上背着另外一只笋子虫，在竹笋上钻食。它们是一对母子吗？背上那只笋子虫是受伤了还是在偷懒撒娇？我们不得而知。

不过那天回家后，已经上小学的我们，非得要妈妈背一背。还有一次在外面和小伙伴玩得正欢，忽然想起该到竹林里捉笋子虫了。气喘吁吁跑进竹林，看到一只较大的笋子虫停在竹笋上，于是伸出拇指和食指去捉，刚刚挨着它，被它蛰了一口，手指立刻肿了起来，痛得哇哇大叫。原来看花了眼，是一只牛角蜂。儿时玩笋子虫，主要玩它的飞翔力。用一根细细的布线，拴在它的一只腿上，让它飞到空中，线头拽在自己手上，就像放风筝一样，心里快活极了。掰掉它的利爪，用一根细细的篾竹签，镶进它的一只腿里，让它“嗡嗡”飞着，扇出丝丝凉意。有时候笋子虫偷懒或累了不想飞翔，我们就用动布线或竹签，迫使它飞翔起来。另外还有一种玩法，用细细的玉米秆做成一个十字架，十字架两边各插上一只笋子虫，竖着放到一个小竹筒里，两只笋子虫同时飞翔时，十字架就飞快地旋转起来，煞是好看。我们把这种玩法叫作“推磨子”。笋子虫是天然的美食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其味甘甜香。现在人们的吃法是把笋子虫的翅膀和肢爪剪去，炒熟来吃，其味鲜香无比。童年时候缺油少盐，我们把笋子虫玩够后，埋进子火堆里，烧熟后掏出来，轻轻吹去上面的炭灰，放到嘴里咀嚼，脆香脆香的，带点油味。还有一种吃法，把它黑褐色的头管从脖子处扭下来，将茴香的叶子用小刀切得细细的，拌上一点点细盐，用一支筷子一点一点地塞进笋子虫的肚腹，塞满后，将它的头管镶上，埋在子火堆里，烧熟后掏出来，香喷喷的，味道好极了。大人们说，夏天的笋子虫才有香味，才可以食用。

有一年暑天回到家乡洪雅，在县城街道上看到一位60岁左右的老汉，头上戴顶草帽，背着背篼，怀里抱着一根竹竿，竹竿上面绑着一把圆圆的麦秆，麦秆上插满腿上镶着竹签的笋子虫。手里拿着一架“推磨子”，在街上悠闲地走着。虽然没有吆喝，很快就围来一群小孩，你一只我一只地把笋子虫买完了。于是不由得想起童年这些事来。



## 不遇

□刘国欣

车子蜿蜒入山里，上山下山绕，想起去年枇杷熟落时节，我们也约了车子一路往南去，看黄枇杷挂在树上，看人家摘了桑叶喂蚕蚕，看蔷薇花爬出农家小篱笆墙。鸿是农林世家出来的人，她懂很多植物，不只看开花时节的花色与香气，还懂叶子的图案，也懂枯木的姿态。她说柿子树是美丽的，核桃枝干在冬天更好看。我出生于北方以北，只认识柿子和核桃的果子，跟着她一路沿山行，见到人家门口的柿子树，山上成片的核桃树，才觉得树在掉光叶子后还可以是美的，更仿佛有一种属于本真的东西呈现出来，让人生畏，不敢造作。城里的树木和城里的人一样懂规矩，客客气气，整整齐齐。山里的树就不一样了，花乱开草乱长，树也不必按照人要求的形式规矩地长，所以野山野树，常给人惊喜之感。一路的山核桃树，让我明白，不是只有山核桃有提供营养，山核桃树于我也是营养的，洗脸，开心。我住处不远的操场前有一圈苦楝树，这季节只剩果子，没有叶，天好时分树上飞去飞来一群群鸟，好几种，让人觉得土地诚实如斯，永远厚德载物。这两年跟着鸿，看了好几次秦岭山色了。不同季节不同时令节气，让我知道树枝也是要变色的，不只有树的叶子和花变色，树也会变色的。早春的茶杆就像血气方刚的人，明显是充盈的。很多树是红色的，红紫色的红，血液流动的颜色。一种叫作马桑的红矮树，更是结了一层密密的小红苞，气温再高一点，应该就开了。去年在山里各处看过野百合，俗名又叫山丹丹花，那花三三两两开着，完全随意地见风长，有时仅仅只有一株，也不知道种子是如何撒落的，只一粒便生了根。远远看着株茎摇晃，让人起一种怜惜。鸿年轻时候很美，我看过她那时的照片，娉娉婷婷。她那么爱花，走在花间的样子，风姿绰约。现在她已洗尽铅华，喜欢赏花品茗，好往山里去，但不大喜欢拍自己了，逐渐丰富心灵而不迷恋自身。她说马桑花果也是红色的，很多人小时候饿了吃，我为自己没有吃过有点遗憾。风是好风。好风吹好物，很多山花开了，有一些我们根本叫不上名字。一些树变幻着颜色，小春阳下看，一些黄一些红一些青。有峨眉碧绿的鸟在枝头鸣叫，还有绿嘴蓝尾的喜鹊高高站在枝头。叶子掉光后，鸟巢就露出来。大多巢是空的，让人不必担心它们可能受袭击。空窝有空窝的好，高高天际间，树梢间一个又一个干草窝，那是飞鸟曾经的家，仿佛有一种来来去去的隐喻。我很喜欢出城去看空鸟巢，只觉得像是生命的夜晚和寒冬。凤凰有涅槃，但那已经不是之前的凤凰了。就如同今年花不是去年花，今年人不像去年人。空巢哲学甚于满巢哲学，空是生活过的，而不是缺乏生活。

一处路边的小坡上，干灌木丛有两只长尾巴有亮丽色彩的山鸡在吃草，仔细看，两小一大。我们停下车子观赏的时候，三只已经隐身了，居然树丛里又跑出一只毛色异常亮丽的。开车的黄师傅说这可能是鸟爸爸。他少年在此处不远的西乡山间长大，与鸟兽树木也是熟悉的，知道一般雌鸟毛色不如雄鸟，因为雄鸟更需要靠外表出众赢得生育权。植物有植物的生存法则，动物有动物的自然法则。我老家近些年有人养太岁，是一种菌类，也有自己的“繁衍生存”法则，喜清水而不是浊水，喜静而不是动，喜阴而不是阳。我前年装修房子，买了好多盆绿萝来吸甲醛净化空气。按时浇水，但不一直有换盆，今年来它们郁郁葱葱，明显原盆已经承载不下，我不想继续委屈它们，但也不想劳累自己，就给它们简单地重新剪插翻盆重栽，又移植了几盆。想不到它们的根茎就像绳索已经沿着盆层层打结，我由此心惊生命的力量，植物有自身的建筑学。

秦岭是分水岭，北坡和南坡，为黄河支流渭河与长江支流嘉陵江、汉水的分水岭。我们每次一从北坡翻过南坡，就会不由赞叹当地人白了几分，树叶更绿了几分，仿佛人家的鸟雀都比北坡玲珑，歌唱婉转。陕南妹子水色不同于陕北，女人们看着比实际年龄小很多，常常让我出错，不知如何相称。她们肤白眼亮，声音轻柔，令我偶尔生嫉妒，却也生欢喜，美人美事毕竟养颜，倒不是为改变容貌，至少不觉得糟心。

我们此行原本是从西安出发去宁陕县子午梅苑看梅花的，想不到路上走走停停，留恋辰光，到子午梅苑时已是下午，遇到一桥，发现聚集了很多车，明显是堵住了。适逢周末，许是很多人要睹梅花面貌，所以道路就淤塞了。于是，专访梅花苑而不见，却见了很多野山花野山树，也觉时尽了心。王子猷雪夜访戴而不遇，犹如我们这次郊游，我们也不觉得有遗憾，只觉得山草山花山风山树如故人，也是见着了。返程下山时，鸿摘了一枝路边野梅花给我，她前些日送我一只非常精美的插花小盘，盘子里画有蓝色莲花开，一盛入水，那莲花仿佛更有了活力。她让我插于那盘中做案头清供。我现在已对着那一茎梅花，只觉得仿佛对着春色满山。年来诸事劳心，还有梅花如故人重遇，我虽非名士，也可以学着假风流一下，认梅花为知音，虽有尘土披身却还心香系魂一缕，觉得活着是可喜的，要好好活着。

此次山行还有一事可记，山岚云树，随时变幻着颜色，石也令人亲，一处一处的山壁，时有清白，时有青碧，我留恋着不忍移目。有老妇人肩扛一根长木远而来，擦着车身过，脸呈白色。凡事有偶然的凑巧，也有必然的宿命，仿佛对我是个接引，她让我觉得万象皆可喜，却又时不时有一种莫名的苦楚。世间一笔墨，无论我怎么描摹万象，欣悦之时又知人生无常，就更想记录下来。哪怕如春花春花，无人惜闲闲开过流流，自己也曾感受过。



## 箫立天地

□黄松柏

横吹笛子竖吹箫。《文献通考》载：“竖笛之制六孔”，这里的竖笛，也就是箫。舞阳千古韵，华夏玉屏箫。玉屏因水而美，因水而香，因箫而雅。说来很惬意，舞阳，一河水魅也就罢了，偏偏两岸长出一番千古的油茶树，长出又美又香的油茶也就罢了，偏偏舞水之畔还立起一杆吹星吹月的平箫。箫立天地，音韵飘在舞水之上，五百多年的历史，箫声悠鸣、哀怨、高亢、悠扬，人间多少悲欢，时世多少风云都化作亘古的韵律，在这长河之上飘呀飘。或许一些风流佳话还在烂漫的花丛之中萦绕，或许一些苦痛的幽怨还在秋月绽放，或许一些至深至切的感叹不让青史成灰，让箫声伴雪花起舞。白的雪，柔的箫，绿的梦向春飞去。这般的时节，谁与箫声一起在风云之中翱翔，回眸或远眺……箫立天地，抒发人间最美好、最柔情的吟唱。舞阳河畔箫声和歌声响起，穿过洒满月光的花朵和青草，情人的歌声在不远的林子间回应，一来一往的深情蜜意轻荡在如诗的星空下，月亮在天上开出大朵大朵的鲜花，为人间真情祝福。生死与爱是文艺表达的永恒主题，多情风流的平箫，更是集中讴歌人世间的情与爱。平箫雅赠于人或出售，一般都是雌雄一对，称为对箫，这本身就象征人间男女成双成对的美好姻缘。“彼美天涯远，怀人对面时。参差吹一曲，遥寄相思”。这是民国制箫名家张宝山刻在箫上的诗。表达了人间箫与人之情缘。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常刻于名箫上，桥、明月、玉人、箫声，是无尽升平和延伸的想象之境。写到这里勾起了一个故事。光绪进士姚大荣，贵州安顺人，当朝内阁任职，负责民间文史、工艺的收集和编撰工作。他在光绪十二年的初春，由湖南来到玉屏，在调研平箫玉笛的过程中，遇见了通晓棋琴书画的聪慧美女郑秀云，姚大荣在了解郑秀云之后，被其才艺美貌深深打动，心中顿生爱慕，并萦绕于魂，不能释怀。暮春时节，姚即请知县李应华与自己一道，以平箫雅集为名再会秀云，秀云也被姚的满腹经纶和音律高论拨动了爱的心弦，姚那风流倜傥、玉树临

风的风采更是深深印于秀云脑海。李知县作为过来人已然明了两人的情投意合，便从中加以撮合，并得到了秀云父母的欣然应允。姚进士为表示重视这一婚姻，禀述父母之后，亲临宝庆府（今湖南邵阳）置办大婚聘礼。一段因箫结下的美好姻缘在大家的祝福声中礼成。平箫收藏家郑金城20多年前从很远的地方，来看一个当时姚送郑家的华美竹编题诗礼盒，这个礼盒上有姚进士题的一首诗，印证了一段美男子的爱情，也时时给爱箫的人漫过甜甜的微澜。

箫立天地，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，在祖国领土和尊严受到威胁侵犯之时，箫以高亢坚韧、不屈不挠的风骨立在中华儿女的心里，激荡鼓舞英勇战斗的血性和万众一心夺取胜利的坚定信心。

抗战爆发，大片国土沦陷，大西南成了中国的避难所，玉屏成了进入大西南的必经要道。此时玉屏箫成了流离人群慰藉乡愁、寄托情感、增强抗战胜利信念的文艺武器。这时期，平箫雕刻多以“箫声剑气”“铿锵悲声”为主要内容，在南下的抗日人群中引起了深刻而广泛的共鸣，也触及了灵魂深处家国沦丧的痛楚。因此，平箫成了怀一腔悲愤的难民和抗日志士消愁鼓劲、倾诉衷情的心爱之物。

于右任纪念馆藏有一对箫，为玉屏制箫名家张宝山的作品。其箫雕有一副对联为：几辈能如张相国，数声吹散楚王兵。上联张相国指的是战国纵横家张仪，下联以“悲风散楚”的典故表达了藏箫人誓有作为战胜寇敌的信念与愿望。1941年，中国抗战最艰苦之时，制箫名家杨春山在其箫品上刻下：“张良独上猴山岭，曾借一吹散八千。倭奴骄横当试用，须知效用是当年”，表明了作者对倭寇的切骨痛恨和对夺取抗战胜利的渴求。

制箫名家罗云山1941年雕刻一执仗，诗、书、画、印激昂飞腾，剑气凛冽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跃然竹箫之上，如旌旗在飞，战马在嘶，其明显的艺术意图是激励中国人民，奋起血肉之躯，誓与日寇血战到底，拯救中华，还我河山。还有一位对日作战的将军在赴缅之前，特意在玉屏定制了一箫仗，自拟诗：“平生从不畏风波，道路崎岖奈我何”。表现出军人勇赴疆场、义无反顾的豪气。

箫立天地，吹奏、记录着不死的历史，也被阅读评述着历史的过客。此时，箫是一把秤，音符就是秤杆上的星，权衡出世道优劣、人心好坏、人格美丑。

传说明初，世外高人张三丰游历玉屏，身染重病，得到平溪卫郑氏的精心照料，张三丰得保其命并痊愈。之后，张三丰感念郑家情深义重，就把自己精制美箫的手艺传给了郑家。第二年，张三丰带着取玉屏凤凰山水竹精制的平箫，在紫禁城外一庙里如痴如醉对月弄箫。箫声缥缈空灵，优雅动听，萦绕飘荡在深蓝的夜空。皇上听到了箫声，当即传旨查箫来历，得知其踪后，封平箫为贡箫，郑氏诚惶诚恐地每年进贡平箫一对。从此，平箫走进了皇宫，本是民间的天下美韵变成“人间哪得几回闻”的“仙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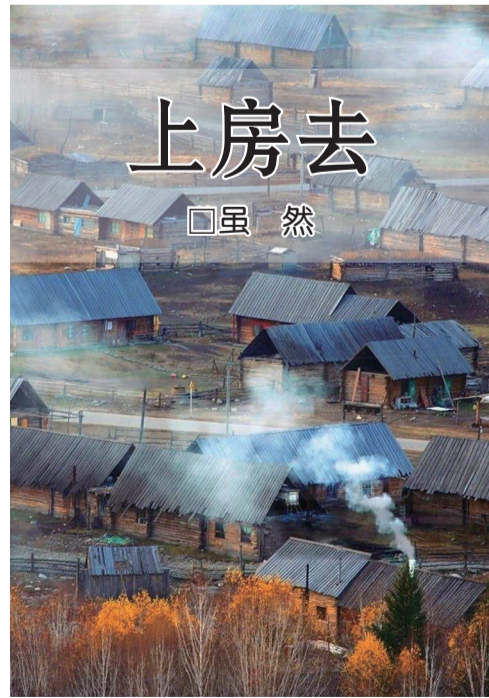
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，箫在天地间与梅花一起开放，陶醉在春风里。箫声清亮、明丽、婉转、悠扬，如天籁绕耳，玉泉唱溪，漫溢在大地上，飘荡在清风里，追逐在江河上，箫声响彻天地人间，深入小草的灵魂，招摇着舞阳河千翼之梦。箫立天地，舞阳花开。



白色瓶花(布面油画)

司徒立作

上房去！顺着古旧的木梯向上爬，梯子缺扶少蹬，吱吱作响，上房要冒很大风险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愿意上房。我们这一带无山无陵，仅有的岗子多被撤平，若想登高远眺，只能上房。站在房上向四处望，目之所及依然是房顶，那延伸向远处的一块又一块深灰浅灰的房顶平板单调，很少变化，家家如此，户户如此。房顶上戳着烟囱，饭时飘出缕缕青烟。若有风，这烟就或东或西或南或北地摇摆；遇到阴雨雾雪天气，浓烟凝聚，乌云似的罩着自家房顶。烟囱废弃之后，成了插天线的好地方，状如鱼骨的天线轻盈地伸向天际，上挂几个易拉罐，风来咯哪作响，犹如檐马叮当。村里有树，槐树榆树梧桐杨树，也有苦楝树和合欢树，近年添了柿子树，树仰着脖子长啊长，长到高出房子，就成了风景，点缀在平板灰白的房子上，村子便灵动起来。站在房上向北望，北边是架在水泥杆顶上的四个大喇叭，威武地冲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，银光闪耀，声震云霄。麻雀落在喇叭沿上聚会，咕咕点什么，又振翅飞去。它们走了燕子来，燕子去了喜鹊来，还曾来过一只纯黑的大鸟，像是乌鸦，默不作声地停了几分钟，飞走了。向西望，是那段残存的岗子，遍生着蒿、棘和丝棉木，郁郁葱葱，待到黄昏时候，夕阳如血，缓缓坠入草木，包裹岗子，红在壮观辉煌。丝棉木秋天绽开小包鼓似的粉红果皮，吐露三四粒朱红的籽籽，满岗子鲜艳夺目，也是一景。向南向东看不到什么，只是一波一波的房顶荡漾开去，点缀着团团树冠，很有印象派的韵味。若是春天，会先看到满树的碧绿榆钱，满树



## 上房去

□虽然

的奶白槐花，满树的深紫浅紫梧桐花。夏天只是绿，深绿浅绿，浓绿淡绿，绿们在潮热中昏昏欲睡，雨嘹亮的蝉噪也叫不醒。秋天落叶飘飘，红红黄黄的柿子叶在枝上停留很久，秋风大起时，万片红叶随风回旋，也很可观。入冬之后，以渐冷渐高的天空为背景，那极简而极有力度的树枝子就成了图画。下过大雪，积雪的树枝上飞来一只鸟，满怀希望地啄食悬在枝头

的红枣、柿子、槐角。上房去！最妙的是夏天夜里，打着凉席，抱着枕头，夹着床单子，兴冲冲爬梯子上房。太早不行，房顶还凉，九点左右较为适宜。铺开凉席，放好枕头，床单子盖着肚，风吹走蚊虫，着实惬意。星垂平野阔，四望是疏疏的灯光，村西岗子上微光闪烁，有人打着手电捉蝎子。天上这么多星，每一颗都这么近，伸手可摘，大人指着这里那里传授他们仅有的天文知识。邻居蹲在房檐上隔着院子说话，隔着过道打招呼。房后老头上到房顶就有表演欲望，坐个小马扎，喝着茶水，摇着蒲扇，滔滔不绝地纵论天下大事，生怕人不知道他也在房上。房上睡觉格外香甜，但不宜睡整宿，后半夜就该下房回屋了。谁家下房闹出很大动静，就会被大人呵斥，孩子撒癍症，搅动寂静的夜晚，遥遥传来犬吠。睡在房上来点小雨最好，不多几点砸到脸上胳膊上，凉快又刺激。看天上隐隐云飞云走，料定这是过路之雨，下不起来，闭上眼睛继续睡。雨点继续落，扑扑有声，落到微温的房上，化作细烟散去。再大点也不怕，蒙上床单子，听得雨声嗒嗒，别有韵味。若是正睡着，突然飞沙走石，风来的同时雨也到了，大雨点子狂弹琵琶，霎时湿了房顶，只好匆匆下房。凉席卷起朝下一扔，团起床单子，抬起枕头，三步并作两步下到地上。顷刻电闪雷鸣，暴雨如注，哇哇地下上半个小时，乌云散去，又显出满天繁星。房上还有雨水顺着瓦口向下流，越流越小，小到滴滴答答，再小到滴答，终于只有清脆的一声，砸入水坑，泛起幽幽回音。上房去！